

二、李秀吉（tsemeresai家名Palius）生命史

屏東縣瑪家鄉涼山村（原居泰武鄉平和村）

家世背景

我是民國七年生。我原來是平和村人，光復不久我們有八戶人遷移到涼山村這裡，因為那時我的伯父（媽媽的兄弟）在涼山結婚，在這裡有不少可耕作的地，所以我們便遷移到這裡，是在平和村的大遷移之前遷下來的，那時我大約是三十三歲。從平和來到這裡的家屋有Kulivu、我們Paliuts、Patsuri、Ramiling、Pulirang、Tauqapav等。但是現在只有七家了，因為Tauqapav（母親的家）已經併到我們家來了。以前在舊平和村我們大家都很苦（naselapai）。最早有人遷到佳義，後來大約有十幾戶遷到武潭，接著是我們遷到涼山，最後一批則是遷往平和。其中以遷至武潭的人口最多。

我的母親是排灣村人，我的父親是平和村人。媽媽名叫quzu（家名Tauqapa），父親名字是sula（家名Paliuts）。爸爸有三個弟弟妹妹，而媽媽有五個弟弟妹妹。他們兩人都是長嗣，婚後母親來到平和村，不過他們當時是兩個地方都有走動往來。後來由於我在平和村做警手，就請村民幫我們把排灣村媽媽的原家搬到平和，主要是將房子的石頭搬了過來，也帶了一些財產，像鍋子啊、甕（tirung）啊之類的。我是平和村第一個當警手的（昭和九年）。我父親的爸爸是puraruyan（排行老二，家名Releman），父之母是qeselep（家名Tjuvelerem）。

父母是離開原家而重立家庭，家名為Palius，我是這家的長嗣。我也和長嗣結婚了。我的妻子是pailis（家名Patadal）。她有六個弟弟妹妹，但是只有她和老么Qipung有生孩子，qibun的孩子就是孔德新興（家名Padadal）。

父母生了我和妹妹兩個孩子。妹妹tepelang嫁到這裡的Patsikel家，但已去世了。我和妻子pailis生了兒子pakeliras和女兒venen。長子pakeliras又跟長女lavaus結婚，生了kui、ruzem、tsegav、reseres、muni五個孩子。我們的女兒venen婚入三和村（中村）。

我的長子在榮民之家做工友。媳婦lavaus已去世了，幾乎是跟著我妻子pailis走的，大概有九年了吧！孫子kui現在在萬安當警察，已經當了十幾年的警察。我的女兒 venen嫁到三和村。她的孩子們大都做學校的老師：ligiyan、lemleman是老師，selep是護士。他們全都是賺錢的人，而gilegilau則在軍中當官。kui有五個兄弟姊妹，大都結婚了，只剩下muni還在家裡沒有結婚。她在基督教醫院婦產科工作兩年了。kui的孩子maleveleve現在在一年級。kui的太太muni是平地人的孩子，但是當她學會坐下時，就被排灣族人收養了。她哥哥也是平地人，他們都講山地話，不會講閩南語。muni現在是幼稚園的老師。kui曾和武潭村的vavauni結婚六年，但是沒有生孩子，就分開了，再和muni結婚。當時是vavauni自己提出要分開，我們並沒有勉強她。

我們Palius這一家和平和村的Garuligul頭目家較有關聯。以前的祖先和Garuligul頭目家是表兄弟姊妹的關係。那個mavaliv頭目家的一些人也是屬於Garuligul家的人。我們Garuligul家才是擁有這個村莊（pu qinalan）的人。以前所有的稅收、納貢（vadis）的東西都是在Garuligul家。

家中最珍貴的財產有這些甕（tilung），一個是妻子的Patadal家來的，一個是我們Paliuts家的。另外有一個甕我們已經給媳婦lavaus的原家，因為她也是長嗣（vusam）。這些甕是從舊平和帶來的，從以前就很重視（sema pazangal）甕。我們平民（qatitan）比較重視tsapaqasi，而leletan（陶壺）才是貴族所重視的。

學經歷

我十五歲時當警手，年紀還很輕。原因是當時平和村沒有人會說日語，而我在排灣村有唸了四年書，畢業之後就回平和當了警手。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到排灣村讀書，因為我在排灣也有一個家（母親的家），所以我才可以在排灣村讀書。在我之前學校是唸到三年級為止，可是像makazayazaya（瑪家）就唸到六年級。而一直到我畢業以後，才有平和村的人像samurasan、apilisan等人到排灣村來讀書，我穿過的衣服他們又接下來再穿。在排灣村讀書期間我很少回平和村，只

有當爸爸獵到山豬時我才會回家，也才會在家停留久一點。我爸爸很會打獵，他常獵到山豬（vavui）、鹿（venan）、山羊（sizi）等。

當時警手的工作就是做一些木炭的工作啊，就是燒火用的木炭啊！以前的社眾都要為日本人工作。警手以前都會打人，就是打一些不聽話的人、動作慢的人，還有脫掉女孩子的裙子，對，我曾經脫掉人家的裙子，還將她衣服都脫掉了，因為她被發現和平地人一起未婚而發生關係（na demumak ta pailang）。日本人對於和平地人在一起的女人會非常的生氣（ma tutu a ravats），因為他們認為平地人（pairan）有不好的（kuyan）地方，深怕原住民也學壞，所以日本人對不守規矩（manganga）的女孩子會非常氣憤（matutuaravats）。我就曾經脫了lalui的裙子。她年紀比我大很多，她算是我父親的表姊妹（sangasangasan），日本人要我將她的裙子脫掉。他們交代說：要把衣服脫光，站著並兩手往後綁，就綁在道路邊，綁在路邊榕樹下的陰涼處。我們以前當警手的都很會打人，就好像警察一樣。但是現在都不能打人了。那時我還當警手時，五天一塊錢。一個月十五元，真正的警察則是三十元一個月。後來因為我欺負了日本人的太太，所以他們就讓我停止警手的工作，由amurasan、pipi、mailisan他們接替我。我共做了四年警手。我結束了警手工作之後便到山上工作，砍草、種地瓜等等，然後就和pailis結婚了。

我們的一生會有好的（namaquan）時候，會有不好的（na salimsim）的時候，人那裡有一輩子都很好的呢？日本人剛離開時，我們平和村人曾經有飢荒、肚子餓（matsula）的困難（na selapai）經歷。當時有雪害（sulain），……那時也颳了風，那時沒有了草，沒有了樹，土地上都沒有了地瓜葉，什麼都沒有了。一開始平和村人就患了皮膚病（makevin），患者整個人會腫起來，還有痢疾（ameba）。那時候我的大兒子pakeriras已經出生了。他首先是生了tatsu（一種蟲），一種白白的、像頭蝨的蟲，那種蟲（被咬到）會很癢。後來就得了皮膚病，又得了痢疾。就這樣村子裡很多人八十多個人就去世了。像kazangilan這一家就死了五個人。為了獲取糧食，我們村人都會跑到pailus（白鷺村）或到其他地方拿乾芋頭（aqad），我們平和的人曾經多方尋找糧食（ki lami aravats），曾經飢餓過。有些人去偷平地人的地瓜。那時他們回來時還將偷來的東西頂在頭

上，擔在肩上。我們家因為財產很多像大鍋子、被子等，所以都將財產賣到排灣村、萬安村而換取小米。所以我就沒有跟他們去平地偷東西。

我最想念我的四位好朋友。他們是pulek a Paqalius、vikunng a Kuvangasan（這位真的是我從小的好朋友）、lamayav a Mulalaves。我們跳山地舞時都會在一起，他們都是平和村的人。vikunng是我們之中年紀最大的，可以說是我們的頭頭（na qemirad），其他都比我年紀小。現在只剩下pulek還活著！

交女友

我差不多十五、六歲時候跟Garuligul頭目家的女子iling（就是Garuligul家現任繼承人蔣美花的父親rangaru的母親）生了一個孩子，名字叫kui，但是在他快要走路時（一歲左右）就生病去世了。也就是在我當警手時發生的事情，那時我很年輕有力（namangaru），生孩子時我年紀還小，並沒有和iling結婚。因為我是長子，我不能（不願意）婚入Garuligul家。日本人說我們的孩子是私生子，所以並沒有登記在我的名字之下成為我的孩子。我總是會想起這件事，因為我使iling懷孕、生子，是很刻骨銘心（pazangal）的經驗。

iling和去世的先生tsugagan生的孩子叫做rangaru。我和iling在一起時，這個rangaru還在搖籃裡、還在吃奶，可以說和我的孩子kui是兄弟。iling後來和泰武村的kuwanl結入iling的Garuligul家，由他協助照顧幼時的rangaru。

可能我不是很會交女朋友的人。當我跟iling交往時，其他女孩子害怕（maqequd）跟我結婚，因為有iling這樣的貴族和我在一起啊！我們當時有一個孩子，其他人不敢來提結婚的事，怕被iling罵（tu gatutuwan）。以前和現在不一樣，跟貴族頭目家的人結婚或在一起很難（pazangal）。現在的年輕人是給錢，然後就對女孩子搞男女關係（ha ngangan tua vavayan），以前是不會給錢的。現在的人就是靠買……付錢交女友（kisutju）。以前交女友（kisutju）就是唱唱歌、吃吃檳榔啊！例如以前我和一個女子kerekere並沒有做出越軌的事情（na ma nganga），而是彼此的老人家希望我們兩人可以成為男女朋友，當時就殺了豬、做了tsinavu（用葉子包小米和肉的食品）彼此交換來吃，這表示我們成為男女朋友。但是後來我被那個iling綁住了（ma qatsai aken ta iling），

就不能隨便地跟其他的女朋友交往結婚。我原來那位女友geregere之後被發現 (natemumak) 和名叫lamayav的男子越軌。以前村中如發現越軌，就會到我們Paliuts家來談 (masasusu)，因為我的父親以前是會長 (taravuluvulungan，帶領、安排村人之事者，日人稱為會長)，而我又是警手。我的女朋友當時真的很可憐 (困窘) (na malimsim)，那時lamayav就說：我對你怎樣 (抱歉) 之類的話，我覺得很害羞 (masiaq)，因為她曾是我的女友。然後就讓他們兩人結婚了。當時她並沒有懷孕，而是被發現他們在一起 (temumak)，也就是說他們自己獨自地交往。他們結婚後生了長女pailis。以前的人都要雙方父母討論 (malavaqe) 才能結婚。如果兩人獨自交往越軌了，這樣就叫做temumak (被發現)。日本時代只要有natemumak (越軌) 就一定會成為夫妻，因為如果男孩子沒有把那個女孩子娶為妻，日本人會很生氣，一定會強迫 (papaqatil) 男孩子娶她。這可以說是日本人的好處，他們認為：你若不要和她結婚，為什麼要玩弄 (ngangain) 人家呢？」即使是很厭惡 (kima suqeralam) 的人，也都要被迫娶成為自己的妻子。所以我們避免玩弄 (menganga) 自己不喜歡的人，因為日本人會逼我們跟她結婚。我年輕時沒有隨便地 (paqetelen) 跟女孩子交往。婚前若沒有做出越軌行為而結婚就叫做paqukuz，而婚前發生越軌行為而結婚的稱為pinatjumak。我大約二十歲時和pailis結婚。

我太太家Patadal有很多糧食 (purami)，許多人都很渴望 (salingalinga) 和她結婚。她們家屬於mavaliv頭目家，她的父親是從patalimuk家來的。我結婚時我們Paliuts家給我妻子pailis所屬的Patadal家一個鐵犁 (kakaqan)，是給女方的財產 (sauzaian)，以前結婚給五塊日本錢就可以了。我結婚時除了給五元之外還有鐵犁 (kakaqan)。我們Paliuts家原來是最貧窮 (malimsiman) 的，但是Paliuts家有四個kakaqan，是買來的。而我母親所屬的Dauqaba家有四個kakaqan，有這些財產是因為母親的兄弟被padain村的人殺死，所以其中一個kakaqan是Padain人為補償殺人而送過來的，所以Dauqaba家也才有財產。我妻子家的財產也都到Paliuts家來了。我睡覺的床也是她們Padatal家的。她們所有的東西、財產都到Paliuts家來了，因為我妻子是長女。我們的婚姻是創造者naqemati的安排啊！我們將會生子。日本人當時也不贊成我們結婚，因為妻子年

紀大我很多。她大概大我十二、三歲。我二十歲時，她大約三十二、三十三歲。日本人說：你們結婚後你一定會離婚（kituvadai）的。我說：我不會離婚的。就這樣我們結婚了。結婚前我只有到她家拜訪（kisutju）幾次，是老人家的意思，我們並沒有交往很久。

婚後生的第一個孩子生下就死了（kinasevuqan，直譯：指建築物的毀壞），再生一個兒子名叫paqeriras。接著又生兩個又死了（pasaliv 直譯：錯誤之意）沒有存活，女兒venen是最後一個孩子，我們一共生了五個孩子。這一生（（u pinagazuwanan）最令我高興（maleva\ puzangalan）的是我的妻子。你看我都有了孩子，有了孫子。

我的妻子pailis很會做事（ma qamel），所以我才會喜歡她的。因為我們的家裡人都很懶惰（malubi），我的父親以前都只會出去打獵，都不做事！我妹妹tepulang她們有做事，但是並沒有很持續地（segeten）做事。當時爸爸媽媽也都一直往來於平和、排灣，並不太做事。pailis到了我們這裡來，因為她很認真（naki samula）地做事，我們家也才開始有地瓜這些東西吃。pailis的母親是懷孕去世的。當時平和村有很多人都這樣。那時候的平和情況很不好（nakuya），那樣死是非常忌諱（parisi）的，這種情形只能由一個人去墓地將死者埋葬。我太太是八十四歲時去世的，我那時為六十幾歲。我的大兒子現在已經五十幾歲了。

信教

我民國三十年離開舊平和時，平和村裡面還沒有基督教信仰。我是三十幾歲時到這裡的。大概是四十幾歲時成為天主教徒。我們以前是做傳統祭儀（parisi）的，後來人家去做信徒，我就跟去了。其實做parisi也是很好喔！有一次我的肚子好痛好痛（saqeu a kiqazal），然後我們就叫了ramasan（女祭師）來，找到了痛的原因，後來我就好了。那時我大約四十幾歲，已遷到涼山村，已成了信徒。那個專門做parisi的後來也成為信徒了！我認為以前的parisi也很好，以前專門做parisi的像lamauan，如果他們為我們做parisi，我們都會好起來。

日據時代平和村人是每隔五年到tsakal（青年聚會所）祭祀，再五年到saralungan那裡祭祀（parisi）。salalungang是一個休息的地方，有守護平和村的一隻百步蛇在那裡居住。我們平和以前沒有五年祭刺球（temulad）。那時我和Mavaliv頭目家的iling已經生活在一起。記得lamaun（Ruvaniav家）是女祭師，專門到Mavaliv頭目家去做祭儀（parisi）。還有一個qeselep（家名Tjatilapan）也是女祭師，另有qeselep（家名Tjatilapan）、kai（家名Salilan）都是女祭師，就好像是很偉大的神一般（kural a tsemas）。我沒有去過青年聚會所tsakal那裡，我的父親才有在小的時候到tsakal去。以前年輕男子都不能睡在家裡，一定要去tsakal那裡睡覺。那裡有人的頭顱，有十個頭顱，但是好的頭顱都被日本人拿走了，只剩下不好、不完整（kuakuyanangan）的頭顱。

當我們還在做parisi時，我們都相信parisi這件事，到了現在我們才沒有再做parisi，現在的人就用禱告了。禱告也很好啊！

學吹笛

我以前交女朋友時並沒有吹笛子，只吹口琴。我是遷到涼山村後大概三十四歲時才學吹鼻笛。我有一位父輩（媽媽的哥哥），他的朋友是瑪家村人名叫danan（家名Palimudai），有一支鼻笛。我看到之後就拿來吹，接著我就自己做鼻笛來吹。我遇到danan時他已經很老了，大概六十幾歲吧！他大概是八十多歲死的。danan並沒有教我做鼻笛，我一直看，然後就自己做了。我以前在平和村曾聽過libon（家名Salilan）lalegelan（家名Kazangilan）這兩個人吹鼻笛。我就一直回想那個聲音，心想著應該是這樣吧，就一直吹一直尋找那個音。我是自己想的，並沒有跟誰學過吹笛。笛面的雕刻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。

關於笛子

我們吹鼻笛時心裡在想那些我們喜歡的女孩子啊！年輕時我們就會想著：她一定在聽我吹奏的鼻笛。不過我年輕時在平和村並沒有吹鼻笛。來到這裡學會了鼻笛之後我就會想：a-i---不知道我在霧台鄉大武（selavuan）的孩子patagav

現在怎麼樣了，她認我當她的父親。她最近有來看我。她是魯凱族的，先生是好茶村人，叫做auvin，他才是認我當父親的人。現在年紀大了，當我吹笛子時，是在尋找（kemin）可以讓我心裡愉快的事情。我太太去世之後，我就沒有再找其他女人了。有很多人喪偶之後仍舊喜歡再婚，但是我沒有這樣。我已經不再喜歡（suqelam）女人了。

笛子吹孔用塞子的叫做pakulalu，以前是一支單管，用口吹，以前必須是有殺過人的勇士才可以吹pakulalu；而雙管鼻笛叫做rarintan，原來是頭目吹的，但我的時代已不限頭目才能吹。以前看過的單管口笛有三個、四個或、六個孔。最多的是六孔，我只會吹三孔的單管口笛。笛子用叫做lumailumai的竹子製作。我做得比較細是因為鼻子不太好，氣也不足了。以前的人吹鼻笛時雙管沒有綁住，現在才綁的。笛子吹出來的聲音要有抖動（migegegel）、似啜泣tsemangid才好聽。

鼻笛（rarintan）是有關talimujav的，talimujav就好像是日語的懷念之意。如果我們心裡頭有一些事，吹吹鼻笛，那麼心中的事也就會釋放（nu mavalulvalul ngite, nu pararintan itjen, masuvarhung itjen）。聽過關於kulilili吹著鼻笛的傳說。鼻笛和口笛什麼時候都可以吹。只要心裡頭有一些心事，懷念什麼人，吹一吹鼻笛，心裡頭就會釋放。如果想起我們的女朋友、親人，就會吹鼻笛，就會說 a-i-a好想念 我的女朋友、我的親人啊！

我有聽說百步蛇（kamavana）有鼻笛（rarintan）。百步蛇真的有一支長長的rarintan在鼻子上，假使這支rarintan稍稍一碰到，百步蛇就會死掉。如果我們去抓百步蛇可以看到那根長長的東西，是從鼻子上伸出去，尖尖的，只有一根。百步蛇那根鼻笛會響啊，會del-del-del地響。百步蛇長大時，鼻子上的那根東西會變大。

我不知道開始吹鼻笛的人是不是模仿百步蛇的聲音。但是百步蛇的聲音是del-del-del地像鼻笛一樣，我們由此可以判斷牠在那裡。另外有一種蛇的聲音是ge-ge-ge。

以前平和村是不抓蛇的，但現在有人會買，所以才有人開始抓蛇。我們小時候連看見小蜥蜴沿著屋子走都不會抓。關於平和的起源我有聽說百步蛇會生出貴

族，所以Mavaliv家的頭目(mamazangilan)就是百步蛇的蛋生的。平和村的samalumugang地方，是百步蛇居住之處，我們會害怕去那裡。百步蛇他長大了之後就會成為鷹(qadris)。單管縱笛pakulalu的聲音不像百步蛇的聲音，pakulalu的聲音只會響，但不會地響。若是雙管鼻笛就會有那樣tel-tel-tel的聲音，這是因為鼻笛吹出來的氣會在尾端交會，才發出tl-tel-tel的聲音。鼻笛的雙管中有孔的一管是在說話(qivivu)，所以稱作tsmiketsikem。若不按著孔，就不會好聽，就不會說話。無孔的一管叫做zmanrau，就是zmanrau地響，一起響。當有這管的聲音一起出現時，我們就叫做zmanrau。如果沒有它在zmanrau，聲音就不會很好聽。排灣族唱歌時也會有的人在tsmiketsikem，有人在zmanrau，像唱i-na-la-i-na歌時就是這樣同時唱（一為主唱，一為音階較高的陪著唱）。唱歌時可以吹笛，有人在唱歌，有人在吹鼻笛，而當唱歌的人一停止，鼻笛聲聽起來就特別好聽。如果有人去世，吹鼻笛不是禁忌。鼻笛聲像是我們的哭聲，所以會吹的人吹起來像是在啜泣(tsemangitsangid)

。單管口笛因為是勇士的，是勇士(qakats)榮譽的象徵，而勇士是會殺人的，所以不可以人在死時吹；而那鼻笛是頭目的，好像在哭一樣，所以可以在人去適時使用。鼻笛不一定是頭目或是其親戚死掉時才可以吹，一般人死也可以吹。以前人死時，旁邊的人差不多有一個月之久不可以唱歌，直到現在成為信徒了，才開始有人唱歌。過去在埋葬之前既不可以唱也不可吹，但埋葬之後，還是不能唱歌，但是可以吹鼻笛。吹鼻笛時有有人哭的。當我們的女朋友聽到我們吹鼻笛，她們也會哭。結婚的時候也可以吹鼻笛，這時候吹才更會讓我們的女朋友哭。我們慢慢地吹，女孩子們就會哀傷思念(talimujav)。